

宋词鉴赏大典（5）

东方闻睿 编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书名：宋词鉴赏大典（5）

作者：东方闻睿

书号：I SB N 7 - 53 71 - 20 28 - 8

出版社：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版权所有：北京烨子工作室

类别：古典文学

出版时间：2004-12-5

字数：22万

内容提要:

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上,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词原是为了隋唐以来配合燕乐而创作的歌辞,后来逐渐成为一种长短的诗体。它最初在民间流传,晚唐时期,文人开始创作,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词的艺术水平。到宋代,词达到了其艺术顶峰,和唐诗并列对举,各极其美各臻其盛。

！周邦彦词作鉴赏词作于词人元祐八年(1093)调知溧水后三年间,是一首诉说相思怀人的作品。全词由景及情,抒情由隐而显,人的心理描绘极为细致周到。词中怀人,层层深入,有时用对照手法,从双方写来,层次极为清楚。

· 1452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上片写景,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徘徊于池上,离意中人居处不远,却无法接近。“新绿小池塘”,谓池水新涨;“绿”为水色,此宅院中的小池。首句颇得静雅之趣。转到下两句,仍写池水,而静中见动。帘影映入水中,风摇影动,加以水面折光,便成碎影,再着斜阳返照,浮光跃金,景色奇丽。不仅体物尽态极妍,且隐含人情。

“羨”字所领四句,蕴含在景中的情感略有显露。燕子在旧年筑过巢的屋梁上又来筑巢;土花在前番生过的墙上又生了出来。主人公所以“羨”此二物,是因它们能隔年重临故处,而对比自己此时不能重续旧欢,有人不如物之慨,是为触景生情。这四句形式属“带逗对”,词序略有挪移,即以“土花”对“金屋”,尤觉工稳。

“绣阁里,凤帏深几许”,问句,便觉一往情深。

“听得理丝簧”即是池上所闻。以下四句写“丝簧”似是以琴者传情。那声音象怕误了佳期芳信,满怀幽怨无处倾诉,故“欲说又休”;本应对酒当歌,但怕近酒,故又“未歌先咽”。词情暗由己思人转为写人思己。

换头三句,悬想伊人晚妆停当,待月西厢,正在· 1453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思念、盼望自己。“待月”二字表明与上片所写“斜阳”已有一段时间间隔,但仍从对方落笔,词意与上片相续。不作“遥想”而径写“遥知”,概说心意相通之情。丝簧可闻的地方著一“遥”字,又表现出咫尺天涯之感。明知她待月西厢,却无法赴会,是一苦,连梦魂也不得去她身边,便更苦了。

紧接便是长长一句:“问何时说与,佳音密耗,寄将秦镜,偷换韩香?”东汉秦嘉出为吏,其妻徐淑因病不能随行,嘉乃寄赠明镜、宝钗等物以慰之,此乃“秦镜”出典;晋贾充之女私慕韩寿,窃御赐异香赠寿,充知其事,即以女妻之,此即“韩香”的出典。这四句意思是在封建礼教禁锢下的情侣发自心灵的呼声,它将词情又推进一层。末句就喊出内心呼声:“天使教人。霎时厮见何妨!”似乎从中作梗,使有情人不得相

会的，乃是苍天，不尤人而怨天，可见怨极；要求“霎时厮见”，又见渴望之急；便“霎时厮见”，于事何补，又见情痴。如此一问，引出至情至性之思。

此词一起以景，极清丽，而又突然转折；一结以情，极朴厚而又干净利落。整首词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，读来既明快又饶有情致，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。

· 1454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忆 旧 游 周邦彦记愁横浅黛，泪洗红铅，门掩秋宵。

坠叶惊离思，听寒蛩夜泣，乱雨潇潇。

凤钗半脱云鬓，窗影烛光摇。

渐暗竹敲凉，疏萤照晚，两地魂消。

迢迢。问音信，道径底花阴，· 1455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时认鸣镳。

也拟临朱户，叹因郎憔悴，羞见郎招。

旧巢更有新燕，杨柳拂河桥。

但满目京尘，东风竟日吹露桃。

周邦彦词作鉴赏此乃怀人之作。上片前八句回忆故地秋宵临别情景，回忆是虚，情景为实，虚中有实。歇拍三句为京华相思现境，是实，但遥想至两地消魂，则实中有虚。换头七句由已及彼，从音书相问道出女子的相思情景，其非眼前是虚，其情其境则实。结笔四句翻回京华现境，又由虚返实。全词将往夕与现实，彼地与此地，实写与虚写，融为一体，浑化无迹，造成盘旋错综的意脉结构和深沉幽远的意境。全词用典泯迹，· 1456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肌而不著痕迹，声情与词情妙合为一体，显示出非凡的艺术功力。

“记愁横浅黛，泪洗红铅，门掩秋宵。”劈头一个“记”字，起笔便突出了词人记忆常新之深情，从而领出临行前与情人话别的那番情景。情人愁锁眉黛，泪洗脂粉。门掩着，两人相对，千言万语归于无言，默默出神。那秋夜，格外静。“坠叶惊离思，听寒蛩夜泣，乱雨潇潇。”只听得秋叶坠地之声，寒蛩凄厉之泣，遂把愁人从默默出神之中惊醒。满天乱雨潇潇，更撩起无穷的离愁的别绪。“离思”之“思，名词，念去声。寒，即寒蛩。”凤钗半脱去鬓，窗影烛光摇。”鬓边凤钗已半脱，则情人临歧抱

泣之状可以想见。烛光摇动窗影,也刺激着词人锐感的心灵。在古诗词中,剪烛西窗乃团圆之传统象征。可是眼前这窗影烛光,却成为远别长离的见证,此情此景,叫人如何忘得了。“渐暗竹敲凉,疏萤照晚,两地魂消。”歇拍这三句,将词境从深沉的回忆之中轻轻收回现在。渐,宋时口语,犹言正、正是,“渐”字领此四言三句。两地魂消,化用江淹《别赋》:“黯然销魂者,唯别而已矣。此时,正夜色沉沉,凉风敲竹铿然有声,一点流萤划破夜色。静极暗极之夜。正是·1457·《宋词鉴赏大典》凄寂之极,深重之极的词人之心。多情锐感的词人,遥想远方之情人,此时此刻必正是相思入骨,两人异地,一样魂消。末句虽代用《别赋》语,却以虚摹而挽合两地人我双方,词境顿时远意无限。

“迢迢。”换头短韵二字,而意境遥深。它紧承“两地魂消”而来,又引起下边的音信相问,遂将歇拍之想象化为具体,把两地相思情景融为一境。“问音信,道径底花阴,时认鸣镳。”两地相思既深,自会音书相问。情人音书如何?却只好时时来到小径里、花阴下,辨认门外过路的马嘶声。底,宋人口语,犹言里。镳,马勒,指马,鸣镳即马嘶。马嘶不言听而言认,即辨认声音。以视觉之字代听觉,妙。

此一细节见得女子对情郎行踪声息之熟悉。富于生活气息和情趣。下边继续诉说。“也拟临朱户,叹因郎憔悴,羞见郎招。”也想到朱门边去候望,可是又自伤憔悴,怕被郎招。这分明是怨其不归的气话。怨之至极,正见得相思之入骨。此二句借用无稹《会真记》里莺莺诗“不为旁人羞不起,为郎憔悴却羞郎”,忽然女子口吻。“旧巢更有新燕,杨柳拂河桥。”又从女子一面写回自己一面。此二句暗用韩偓《香奁集·春昼》诗:“藤垂戟户,柳拂河桥。帘幕燕子,池塘·1458·《宋词鉴赏大典》伯劳。”旧巢更来新燕,杨柳又拂河桥,则从彼秋宵至此春天,别离久矣。显然此词之借用韩诗,是融摄其整个诗意,非一般掇扯古人辞句者可比。“但满目京尘,东风竟日吹露桃”,上句显用陆机《为顾彦先赠妇》诗:“京洛多风尘,素衣化为缁。”下句,暗用李义山《嘲桃》诗:“无赖夭桃面,平明露井东。春风为开了,却拟笑春风。”原来,结笔二句是向女子报以衷情:京华风尘满目,夭桃秾李成天招展,但我心有专属,终不为京尘所染,且不为夭桃所动也。

王国维云,对于清真词,“之字之外,而兼味其音律。”今其声虽亡,读其词者,犹觉拗怒之中,自饶和婉,曼声促节,繁会相宣,清浊抑

扬, 辘轳交往。两宋之间, 一人而已。”这说是说, 清志词虽已不能歌唱, 但其文字间所具有的音乐美, 在宋词中也是很突出的。本词即体现了这一艺术特色。全词韵脚共九字, 声皆高亮。去声由低而高, 为高音, 尤其名词转折跌宕处多用去声, 非去则激不起。同时, 句脚颇多连用平声字, 声调又有趋向低沉之一负面。全调韵脚, 领字与句脚之声律, 组合成一部以亮亮之音调为主, 以低沉之音为辅的乐章, 与整首词中所发抒的高情与离悲妙合一体, 相得益彰。

· 1459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琐窗寒 周邦彦暗柳啼鸦, 单衣伫立, 小帘朱户。

桐花半亩, 静锁一庭愁雨。

洒空阶、夜阑未休, 故人剪烛西窗语。

似楚江暝宿, 风灯零乱, 少年羁旅。

迟暮, 嬉游处, 正店舍无烟, 禁城百五, 旗亭唤酒, 付与高阳俦侣。

想东西、桃李自春, 小唇秀靥今在否? 到归时、定有残英, 待客携尊俎。

· 1460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周邦彦词作鉴赏 这首词是叙写羁客思归的名作, 全词围绕着一缕思乡忆人的幽思而展开, 把作者浓郁的情感寄托在娓娓的叙写中。上片由今日而转入未来, 再由未来转入昔日; 下片重在写迟暮之年的词人对远方故乡及亲人的怀念。作者采用对比手法和虚实结合法, 将内心深处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。

开始先写庭院小帘朱户之地, 柳暗桐阴鸦啼之时, 单衣佇立独对春雨之事, 属对雨起兴。“洒空阶”两句, 写从听雨感到孤独。潇潇暮雨, 客馆孤灯, 更添愁思。于是想起夜雨空阶之时, 帘内之地, 与故人剪烛西窗之事。歇拍三句, 从当前客窗孤独, 想到昔年楚江羁旅。少年羁旅与垂老形役, 楚江暝宿、风灯零乱和暗柳啼鸦、空阶愁雨, 这三句就是拓开一笔, 写楚江暝宿之地, 风灯零乱之时, 少年羁旅之事。是同样的心情和境界。

过片六句, 转写当前。这时作者已届迟暮之年, 还在京华作客, 孤馆春寒, 宦况寂寞。这几句写的是禁城店。余嬉游之暮, 百五无烟之时, 不共高阳俦侣 · 1461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亭酒之事。“想东园”三句

，从客舍迟暮，想到故园桃李，梓里美人。久客恋乡，暮年感旧，节日思亲，都是人生极自然的心理活动。这几句专写从故乡东园之地，桃李花开之时，小唇秀靥何在之事。从故园桃李自春，小唇秀靥安在，设想自己回去后的情况。人已迟暮，春已阑珊，花自零落，在这样情况下，纵然回到故里，情怀仍似客中，只能花下酩酊，聊以排解郁结。这几句着重写东园之地，残英之景，归客携尊俎之事。

此词感情复杂微妙，有对羁旅生活的厌倦，对年华流逝的痛惜，有对家乡的思念，对故友的怀想还有对情人的眷恋，读来千回百转，荡气回肠。

· 1462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西平乐 周邦彦 元丰初，予以布衣西上，过天长道中。后四十余年，辛丑正月二十六日，避贼复游故地。感叹岁月，偶成此词。

稚柳苏晴，故溪歇雨，川迥未觉春赊。

驼褐寒侵，正怜初日，轻阴抵死须遮。

叹事与孤鸿尽去，身与塘蒲共晚，争知向此，征途迢递，伫立尘沙。

念朱颜翠发，· 1463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曾到处，故地使人嗟。

道连三楚，天低四野，乔木依前，临路敲斜重慕想、东陵晦迹，彭泽归来，左右琴书自乐，松菊相依，何况风流鬓未华。

多谢故人，亲驰郑驿，时倒融尊，劝此淹留，共过芳时，翻令倦客思家。

· 1464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周邦彦词作鉴赏 此词作于词人临终前夕，词中总结了自己的一生，以深沉有力的笔触，描写重经天长道中所见所感所思，刻画出自己垂老羁旅，飘零憔悴的形象，表达出自己在人生旅途上凄然伤痛，怅惘迷茫的情感。

起笔三句写天气的由雨而晴。细雨中，星星柳芽，含着雨珠，忽然映照出放晴的阳光。旧时游过的溪流，水面上，霎时雨花消失了，可是，正月里，辽阔的江北平原上，还感到春意未多。于是逗出下面三句，写气候的冷暖不定。料峭春寒，直透驼褐，正好，初春的太阳出来替人努力驱扫寒气，但是，轻云却拼命地把初日遮住。真是无可奈何。这三句把通常情景委婉写出，描绘老境不堪“叹事与”一句直至歇拍，从天气的阴晴冷暖，变幻不定，转写人生的今昔盛衰，变化无常，情景相衬，转换

自然。“事与”句化用杜牧诗“恨如春草多，事逐孤鸿去”(《题安州浮云寺楼》)，一笔带过四十余年情事。接入下句“身与塘蒲共晚”。词人夙擅文词，与庾肩吾同；此时年老失官，避兵乱道间奔走还南京不同，故用“身与塘蒲 · 1465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晚”一句，概尽李贺为庾肩吾“作《还自会稽歌》以补其悲”之意，借以自况。运前人成句只添一“尽”字、“共”字，语省而意丰，可见用典之妙，造语之工。“争知”即怎知，下言此番长途远征，又经此地，凝神独立在风沙中，实出意料。不由人追念起初来时，是以布衣西入都门，求取功名，正当红颜黑发的英年，而今地犹此地，人则已憔悴非复当年，令人无限嗟伤！这八句，领以“叹”字，结以“嗟”字，感喟何其深沉。

换头四句，写眼前景物依旧。天长，位于古代东楚(三楚之一)的南北之交，平野寥廓，四望接天。

“乔木依前”，“依前”应上“曾到处，旧时所见乔木尚在；“临路欹斜”，则已非昔日之挺然直立，比喻自己朱颜翠发时曾到此地，今以颓唐暮齿，犹困于道途。合时地景物，上下片衔接过渡紧密。“重慕想”领起的五句，“重”，深、甚之意。借说深慕召平、陶潜以表己身出仕的自悔。召平原是秦东陵侯，秦破后，隐迹长安城东，种瓜为生。陶潜曾为彭泽令。他初次出仕为州祭酒，不堪吏职，不久辞职归里，州官召为主簿，亦不就，躬耕自活。这几句主要用陶潜事，写及召平只是陪衬。陶《饮酒》诗也称美“邵生 · 1466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瓜田”的事，言通达知命的人了解荣枯寒暑代谢的至理，就将毫不犹豫地退隐。陶潜引召平为同调，故词中一并写入。作者仕途不达，宦移南北，晚年又避兵流离，故转生何不早隐之念，从慕想召、陶背面托出。下片两韵九句，续写天长道中所见所感，含意深入一层。

词人饱经了宦海飘泊，神宗、徽宗三朝的剧烈党争，尤其是目击了“多谢故人”六句一韵，一气贯注到收尾，写天长故人殷勤好客，比得上西汉郑当时，郑曾安排车马至郊外迎送宾客；又比得上东汉孔融，融宾客盈门，东度春天，故人的盛意，使老年遭遇乱离的词人感激不已，可是最后，词人反而倍加伤感：“翻令倦客思家！”这结句反跌愈发有力。

词中言志极可注意。词人在自己生命的暮年，同时也是北宋王朝的暮年，深情地尚友着两位古人，一位是亡国后晦迹民间的召平，一位是弃官归隐的陶渊明，这就透露出对当时政治局势的不祥预感，和对几

十年政治生涯的厌倦。南宋周密《浩然斋雅谈》卷下记载：“（徽宗）以近者祥瑞沓至，将使播之乐府，命蔡京微叩之，邦彦云：某老矣，颇悔少作！”可见，词中慕想召、陶之志并非虚语。

· 1467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此词言情体物，穷极工巧。作者写情，曲折盘旋，逐层深入，由景物感触而引入情绪，产生联想，回忆往昔，审视现实，展望未来。展开幻想，把一腔怅惘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解语花上元周邦彦风销绛蜡，露浥红莲，花市光相射。

桂花流瓦。

纤云散，耿耿素娥欲下。

衣裳淡雅。

看楚女、纤腰一把。

· 1468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箫鼓喧，人影参差，满路飘香麝。

因念都城放夜。

望千门如昼，嬉笑游冶。

钿车罗帐，相逢处，自有暗尘随马，年光是也，唯只见、旧情衰谢。

清漏移，飞盖归来，从舞休歌罢。

· 1469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周邦彦词作鉴赏此词以精粹的语言，巧妙的构思，不仅写出了地方上元宵佳节的情景，而且联想了京城上元节的盛况，同时抒发了仕途失意、远离京师、抑塞不舒之气。

正月十五，俗名灯节，为是开年的第一个月圆的良宵佳节，所以叫做元夕、元夜。在这个元夜，普天之下，遍地之上，开满了人手制出的“花灯”；这些花把人间装点成为一个无可比拟的美妙神奇的境界。

是为“花市光相射”。

“相射”二字即言灯月交辉；又言亿万花灯，攒辉列彩，此映彼照，交互生光；更有那万人空巷、倾城出游、举国腾欢的看灯人。可以说，这句词是全篇的题眼，其余处处皆相和之。

上来八个字领起，“风销绛蜡，露浥红莲”一副佳联。绛蜡即朱烛，不烦多讲，红莲，批彩灯，宋时彩灯，以莲式最为时兴，诗词中又呼为“红莲”、“芙蓉”，皆指莲灯。此亦无待多说。“风销”、“露浥”四字，则将彻夜腾欢之意味烘染满纸了。当此之际，人 · 1470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面

灯辉，交互映照，无限风光，尽包于“花市光相射”五个字。

“桂华流瓦”一句，正写初圆之月，下照人间楼屋。“流”字，从《汉书》“月穆穆以金波”与谢庄赋“素月流天”脱化而来。“桂华”二字用嫦娥之点引出天上仙娥居处，伏下人间倩女妆梳，总为今宵此境设色染。

“纤云散”谓夜空如洗，皓魄倍明。嫦娥碧海青天，终年孤寂，逢引良辰，也不免欲下寰，同分欢乐，“欲下”二字，写尽神情，真有“踽踽欲动”（东坡语）之态，呼之欲出之神。这不仅加倍烘染人间之美境，而且也巧妙引出人间无数游女。

“衣裳淡雅”一句，正写游女淡淡雅之致与上句“素”相呼应。“梦女”、“纤腰”前冠以“看”，是应元夕观灯之事。

以下用“箫鼓喧”三字略一宕开，而又紧跟“人影”四字。其中参差二字，实为妙绝。灯日辉映下，无数人影交互浮动，浓淡相融，令人眼花缭乱，此景融汇即为“参差”之致。

“满路飘香麝”一句，似疏而实密，是从味觉来写灯节与观灯之人遥遥与上文“桂华”呼应。其用笔·1471·《宋词鉴赏大典》钩互回连之妙，无以伦比。

下片以“因念”领起，由此二字，一笔挽还，使时光倒流，将读者又带回到当年东京汴梁城的灯宵盛境中去。想到当时，千门万户，尽情游乐，欢声鼎沸。“如昼”二字，极力渲染当年灯月之盛。“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”，用的是同一拟喻。然汴州元夜，又有钿车宝马，查巾罗帕。“暗尘随马去，明月逐人来”，用唐贤苏味道上元诗句，暗写少年情事，马逐香车，人拾罗帕，是当时男女略无结识机会下而表示倾慕之唯一方式、唯一时机。

寥寥数笔，回忆京城全盛。至此方点题。“旧情”二字，是一篇主眼，而无限感慨，无限怀思，只以“因念”挽提，“唯只见”唱叹。“清漏”以下，道有余不尽之音，蕴怅惘低徊之致而已。“清漏移”三字，遥与“风销”、“露浥”相为呼应，首尾如一。驱车归来，旧情难觅，一任他人仍复歌舞狂欢。

这首词笔墨运用得当，感情真挚深婉，须用心体味，方能得其妙也。

·1472·《宋词鉴赏大典》渔家傲周邦彦灰暖香融销永昼。

葡萄架上春藤秀。

由角栏干群雀半。

清明后。
风梳万缕亭前柳。
日照钗梁光欲溜。
循阶竹粉沾衣袖。
拂拂面红如著酒。
沉吟久。
昨宵正是来时候。

· 1473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周邦彦词作鉴赏 此词以大开大阖的结构，明朗蕴藉的意境和精炼传神的语言。抒写闺中女子初恋时的春日情思。词之上片是现境，过片以下三句是实写追思，结二句又收回现境，同时又挽合着昨日相见的回忆。整首词之词境由室内而窗外，而院落，再推向春风杨柳的空间。

上片写的是现境。“灰暖香融销永昼，词境展开于室内，词中男主人公面对香炉，炉中，香料一点一点地销为暖灰。袅为香气，暖香盈室。漫长的白昼，一点一点的流逝着。他显然在其味深长地体味着什么。“销永昼”三字，春日之深永，与情思之深永，交融而出。词境是安谧温馨溶溶泄泄的。后来李清照《醉花阴》词“薄雾浓云愁永昼，瑞脑销金兽”与此相似，但那是写愁闷，这是写欢愉，读下句便更其明显。“葡萄架上春藤秀。”人物的视境转至窗外。下一“秀”字，窗前初生新叶的葡萄架上，顿时便春意盎然。这番明秀景致的观照，把欢愉的心情充分映衬出来。上句写春日之深永，此句写春色之明秀，皆是静景，下句则写动景，境展向院子里。“曲角栏干群雀 · 1474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斗”，下一“斗”字，写尽鸟雀之欢闹。即反映出其心情之欢愉，又反衬出所居之静谧，从而进一步暗示着那人此时情思之深永。下边两韵，将词境推向更加高远。“清明后，风梳万缕亭前柳。”清明后，点时令，时当三月中，同时也是记下一个难忘的时间。歇拍描绘春风骀荡，柳条万缕婆娑起舞于碧空之中。笔致极为明秀欢快。他究竟为何如此愉悦呢？揭示内蕴，是在下片。

过片以下三句是追思实写，即不用忆、念一类领字，直接呈示回忆中情景。“日照钗梁欲溜。”一道明亮的阳光照耀在这位女子的钗梁上，流转闪烁。这一特写是真实的，它逼真地反映了初次见面的深刻印象。

但又是别出心裁的,它比描写美目转盼更富有暗示性象征性,它启示着女子的美丽和自己感受的强烈而不可磨灭。全篇有此一句,精神百倍。“循阶竹粉沾衣袖。”沿阶新竹横斜,当她迎面走来时,竟不觉让竹粉沾上了衣袖。这一描写,暗示出女主人公内心的激动。正是因为如此,她甚至于“拂拂面红如著酒”。其实,她是因初次相会的喜悦、幸福还有羞涩而陶醉了。那么,这次相会究竟是在何时呢?“沉吟久。昨宵正是来时候。”原来,相见就在昨日里。沉·1475·《宋词鉴赏大典》吟久,不仅将上边逼真如在眼着的情景化为回忆,而且交代了上片永昼情思的全部内容。今日整整一天,他都沉浸在欢乐的回忆中,足见他与女主人公一样因爱情而陶醉。词情至此,已将双方的幸福之感写出,意境臻于圆融美满。

陈迁焯《白雨斋词话》言周词“视飞卿色泽较淡,意态却浓,温韦之外别有独至处。”他又认为:美成词妙处,“亦不外沉郁顿挫。顿挫故有姿态,沉郁则极深厚。即有姿态,又极深厚,词中三昧亦尽于此矣。”这些评论,对于赏析此词是有启发的。

浣溪沙 周邦彦楼上晴天碧四垂,楼前芳草接天涯。

劝君莫上最高梯。

新笋已成堂下竹,落花都上燕巢泥。

忍听林表杜鹃啼。

·1476·《宋词鉴赏大典》周邦彦词作鉴赏这是一首风致深婉的怀乡词。上片写空间之广大,以表现乡愁之深广,下片以眼前物色的变化来表现词人的迟暮和滞留之感。全词由天而地,由远而近,缘景入情,把游子的情怀表现得深婉动人,缠绵悱恻,情真意切。

开篇“楼上”句,言晴空寥廓,四面下垂,是对环境、气氛的渲染。一个“垂”字能在人们心头唤起一种自高而下的辐射状的空间之感来。“楼前”句以接天的芳草借指通向故乡的道路,富于形象美,含蓄蕴藉地表达出黯然别恨和悠悠乡思。“劝君”句是自言自语的独白。此句一反“远望可以当归”之意。言作者正是由于怕触动这无法排遣的乡心,才不敢凭高眺远。这是翻进一层的手法,却吞去后半不予点破,可谓深沉委婉。

下片三句写阑珊春事引起的乡思。一、二句对起,写新笋已长成

绿竹，春花却落为燕泥。此二句以花木消长，时序推移，这对比鲜明的景物触发词人的羁怀旅思、暮感悲心。“忍听”句语出李中“忍听黄·1477·《宋词鉴赏大典》昏杜宇啼(《钟陵禁烟寄从弟》)，而运典自然，一如己出。“林表”，即林梢。杜鹃啼声哀苦，如唤“不如归去”，故亦称催归鸟。词人的一片归心，于结句点出，然亦点到即止，不作过分渲染，而寄兴深微，自成妙诣。

此词的结构颇具匠心：上下片均为前两句写景，后一句缘景入情；上片写远景，极尽空间寥廓之感，下片写近景，发抒时光流逝之慨。这样的布局谋篇，把作者的乡愁表现得荡气回肠，淋漓尽致。

一落索 周邦彦眉共春山争秀，可怜长皱。

莫将清泪滴花枝，恐花也、如人瘦。

清润玉箫闲久，知音稀有，欲知日日倚栏愁，但问取、亭前柳。

·1478·《宋词鉴赏大典》周邦彦词作鉴赏 此为写离愁之闺情词。词的上片由思妇外貌之美到其内心之愁，下片着意表现其内心和愁情。全词结情于景，层层深入，情致委婉。

用春山比喻女子的眉毛，用花朵比喻女子的面容，这两个陈旧比喻经作者妙笔点化又呈现出新，“眉共春山争秀”，意思是说，这位闺中思妇的眉毛比春天的青山还要秀丽，有了“争秀”二字，比起“淡淡春山”、“眉如春山”、“眉蹙春山”之类的常用词语来，已经增添了新意，下句紧接“可怜长皱”，又翻出了另一层新意，由人物外貌的美说到了内心的愁。这样一来，旧语翻出新意。下文以花喻面，作者说“莫将清泪滴花枝，恐花也、如人瘦”，使它的含义变得丰富多了，曲折多了，也新鲜多了，可以说它与李清照的名句“人比黄花瘦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上片着重写思妇的外貌，但已涉及内心，有层次、有深度，笔致委婉多姿。

下片着重写思妇的内心。先写“玉箫”，既用作陪衬，也用作象征，人物的闲雅风姿与孤寂心情由此·1479·《宋词鉴赏大典》得以想见。下文点明“愁”字，而用“欲知”，“但问”连属成句，正是与上片的“可怜”、“莫将”相互照应，既象是思妇内心的自问自答，又象是对第三者的关切所作的回复，而这样前后照应的结果，顿使全篇和谐而匀称。结尾处，写“日日倚栏”远望，不见夫婿归来，所见者，唯有长亭前边的杨柳，于是，日积月累的离愁就都堆垛在了杨柳上面，在这里，杨柳是愁绪的

见证。

闺情这个题目，在宋词里最为常见。要想使这类作品占得一席之地，就必须写得新颖别致，必须有一定的独创性。这首小词，和周邦彦的其他作品不大一样，是以清淡自然取胜的，没有刻意的雕饰与秾艳的辞藻，写来好象也很轻松，只是把习见的题材信手拈来，一挥而就，但也并非率意之作，还是有它的特点的。闺情词总要以描写闺中妇女为核心，本篇亦不例外。它刻画了思妇的外貌、内心，传达了人物的神意态，篇幅虽然短小，内容却不单调，笔致委婉含蓄，语言却清新流畅，读起来还是很有韵味的。

· 1480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浣溪沙周邦彦雨过残红湿未飞，疏篱一带透斜晖。

游蜂酿蜜窃香归。

金屋无人风竹乱，衣篝尽日水沉微。

一春须有忆人时。

周邦彦词作鉴赏此词上片写景，下片由景生情，抒写闺中女子暮春怀人的情思，最后以情语作结。全词前五句，句句景语，致语，成独立画面，又句句含情，蕴藉，彼此有机关联。在这有机相联的美丽画面中，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。

上片写暮春时节一个雨后黄昏的景色。首句写春· 1481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雨刚过，落红满地，沾地不起。次句写一带疏篱，透过星星点点的斜晖。“残红”点明春暮，“斜晖”点明日暮。春残、日暮，再加上暂留枝头的残红、转瞬即逝的斜晖，这一切物象，暗示出闺中伤春怀人女子之凄婉、寂寞。

第三句写蜜蜂采花归来。游蜂采花酿蜜，本身就标志着春天的活泼生机和散发着欢乐的青春气息；它在傍晚时分窃香满载而归，更标志着春天的收获和美好的归宿。这对于向往着青春欢乐的女主人公来说，又是一种撩拨和刺激。“窃香”二字，还包蕴着某种爱情上的暗示。如果说，前两句是用春残日暮的景象正面烘托，那么这一句便是用富于活力的物象反面补托。手法不同，目的却是一致的。

下阕由景及情，即景生情。过片上句写室外风竹成韵，但所待之人未归，徒增思念者的寂寞无聊；下句写室内的沉香经过一天的燃点，已

经变得微弱了，女主人公却无兴致再添香。这些细节描写，烘托了闺中人意的落寞无聊、涩滞不宁。末句“一春须有忆人时”以情语作结，意谓整个春天只好在怀人的苦闷相思中度过。这一结尾，包含无限深意，给人以言尽而意未尽之感。

· 1482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这首词通过层层铺叙渲染，创造出一个充满寂寞无聊、空虚惆怅气氛的环境，有力地烘托出金屋女主人公的伤春怀人意绪。末句以作者的口吻侧面虚点，与“良辰美景奈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”的慨叹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满庭芳 夏日溧水无想山作 周邦彦 风老莺雏，雨肥梅子，午阴嘉树清圆。

地卑山近，衣润费炉烟。

人静乌鸂自乐，小桥外、新绿溅溅。

凭栏久，黄芦苦竹，· 1483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疑泛九江船。

年年，如社燕，飘流瀚海，来寄修椽。

且莫思身外，长近尊前。

憔悴江南倦客，不堪听急管繁弦。

歌筵畔，先安簟枕，容我醉时眠。

周邦彦词作鉴赏 此词作于宋哲宗元祐八年(1093)作者任溧水县县令时，词中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宦情羁思和身世之感。词中多处化用前人诗句，旧曲翻新，精心熔铸，浑化无迹。

一开头写春光已去，雏莺在风中长成了，梅子在· 1484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雨中肥大了。这里化用杜牧“风蒲燕雏老”(《赴京初入汴口》)及杜甫“红绽雨肥梅”(《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》)诗意。“午阴嘉树清圆”，则是用刘禹锡《昼居池上亭独吟》“日午树阴正”句意，“清圆”二字绘出绿树亭亭如盖的景象。以上三句写初夏景物，体物极为细微，并反映出作者随遇而安的心情，极力写景物的美好，无伤春之愁，有赏夏之喜。但接着就来一个转折：“地卑山近，衣润费炉烟。”正象白居易贬官江州，在《琵琶行》里说的“住近湓江地低湿”，溧水也是地低湿，衣服潮润，炉香熏衣，需时良多，“费”字道出衣服之潮，则地卑久雨的景象不言自明。那末在这里还是感到不很自在吧。接下去又转写：此地比较安静，没有嘈杂的市声，连乌鸂也自得其乐。小桥外，溪不清澄，发

出溅溅水声。似乎是一种悠然自得之感。但紧接着又是一转：“凭栏久，黄芦苦竹，疑泛九江船。”白居易既叹“住近湓江地低湿，黄芦苦竹绕宅生”，词人在久久凭栏眺望之余，也感到自己处在这“地卑山近”的湓水，与当年白居易被贬江州时环境相似，油然生出沦落天涯的感慨。

由“凭栏久”一句，知道从开篇起所写景物都是词人登楼眺望所见。

· 1485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下片开头，以社燕自比。社燕在春社时飞来，到秋社时飞去，从海上飘流至此，在人家长椽上作巢寄身。瀚海，大海。词人借海燕自喻，频年飘流宦海，暂在此湓水寄身。既然如此，“且莫思身外，长近尊前”，姑且不去考虑身外的事，包括个人的荣辱得失，还是长期亲近酒樽，借酒来浇愁吧。词人似乎要从苦闷中挣脱出去。这里，点化了杜甫“莫思身外无穷事，且尽生前有限杯”（《绝句漫兴》）和杜牧的身外任尘土，尊前极欢娱（《张好好诗》）。“憔悴江南倦客，不堪听急管繁弦”，又作一转。在宦海中飘流已感疲倦而至憔悴的江南客，虽想撇开身外种种烦恼事，向酒宴中暂寻欢乐，如谢安所谓中年伤于哀东，正赖丝竹陶写，但宴席上的“急管繁弦”，怕更会引起感伤。杜甫《陪王使君》有“不须吹急管，衰老易悲伤”诗句，这里“不堪听”含有“易悲伤”的含意。结处“歌筵畔，承上“急管繁弦”。“先安簟枕，容我醉时眠，则未听丝竹，先拟醉眠。他的醉，不是欢醉而有愁醉。丝竹不入愁之耳，唯酒可以忘忧。箫统《陶渊明传》：“渊明若先醉，便语客：‘我醉欲眠，卿可去。’”词语用此而情味自是不同。“容我”二字，措辞宛转，心事悲凉。结语写出了无可奈何、以醉遣愁的苦闷。

王国维推尊邦彦为词中老杜，确非溢美之词。此词即突出地体现了清真词章法变化多端。疏密相间，笔力奇横，写景抒情刻画入微，形容尽致的特点。词中“多用唐人诗语，隐括入律，浑然天成，”“尤善铺叙，富艳精工”（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）堪称匠心独运的成功之作。

过秦楼周邦彦水浴清蟾，叶喧凉吹，巷陌马声初断。

闲依露井，笑扑流萤，惹破画罗轻扇。

人静夜久凭阑，· 1487 · 《宋词鉴赏大典》愁不归眠，立残更箭，叹年华一瞬，人今千里，梦沉书远。

空见说、鬓怯琼梳，容销金镜，渐懒趁时匀染。